

## 一梦逐一生

张雪飞



## 青铜记忆

(外一首)

白鸥

当青铜的钟声沉入地脉  
我触碰到1937年的弹孔  
那些凹陷的指纹仍在生长  
在南京城墙的砖缝里  
在太行山的岩层深处  
长成了永不闭合的眼睛

八十年

足以让烽火台长出蒺藜  
却化不净卢沟桥石狮身上的雨痕

月光擦拭铭文

每一个笔画都在渗血  
那些被大地吞噬的呐喊  
此刻，正从纪念碑的基座  
奔涌出蒲公英的种子

母亲们用白发编织的经纬里

织出美好家园  
父亲们折断的肋骨  
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  
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弧度

收起眼泪

我们把所有的停顿  
锻打成会发光的标点符号  
句号，是故乡的井  
省略号——  
是漫漫长夜里  
所有未曾说完的未来

当樱花与弹片一同洒落

青铜的记忆开始返潮  
在潮声里  
我听见八十个春天在告诫  
要像保存火种那样  
保存记忆

## 松山脊梁

——纪念1944年松山战役

怒江的水记得

72行3346块墓碑  
战壕蜿蜒  
弹坑累累

怒江的水记得

那些比枪杆还要矮的身影  
七千多个朝阳般的年纪  
在焦土上站成最硬的山脉

弹壳里开不出蒲公英

战壕里却长出了倔强的芽  
胸膛，抵住了冰冷的刺刀  
呐喊，劈开了滚滚的硝烟

“怕啥，咱身后是家！”

稚嫩的双手攥紧了冲锋的号角  
一千多朵还未绽放的花苞  
把滚烫的血渗进松山的年轮

如今，雕像在风里低语

看吧，漫山遍野的松树  
正在用年轮朗诵  
这壮丽的山河

多年前，我曾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科学家，做过一个梦，梦见试验田里的水稻，植株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走过去，坐在稻穗下乘凉。——出于对童年饥馑岁月的记忆，我从此牢牢地记住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袁隆平。

盛夏时节，我到湖南省怀化市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的“福地怀化”全国百名文化记者采访调研活动，其中一站是采访调研安江农校纪念馆、杂交水稻发源地博物馆，得以“零距离”走近这位我心中十分敬仰的科学家，对他的生平事迹有了更深刻、更直观的感受和认识。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为了实现心中的“禾下乘凉梦”，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定格在了稻田里。而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正是他梦想启航的地方。

饥饿，曾是国人心中最深的痛，而“吃饱饭”，曾是国人心中最朴素的愿望。袁隆平对此有着切身体会。学农的种子，从小就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1930年，袁隆平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华大地灾荒频现，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少年时代的袁隆平目睹同胞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沿途荒芜的土地和饿殍遍野的景象，让他心痛不已。“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他深感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都将无从谈起。1949年，他毅然在高考志愿上填报了重庆相辉学院（现西南大学）农学系。

1953年，他被分配到湖南省黔阳专区（今怀化市的）安江农校任教，后来从事杂交水稻研究。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一个当时看来是个遥不可及的梦，让袁隆平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梦之旅。安江这座风光旖旎的古镇，也将因他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水稻革命。

我们来到安江农校纪念馆时，是正午时分，阳光如瀑布般流淌在郁郁葱葱的校园里。

安江农校是袁隆平工作和生活了37年的“第二故乡”，2008年定名“安江农校纪念馆”，200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穿过古朴庄重的校门，扑入眼帘的是校训碑。校训碑正中间是袁隆平“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题词，两边题写“勤奋务实，文明进取”的校训。碑下刻有安江农校历史沿革及杂交水稻发展简史。

校园里，古木参天，浓荫遍地，专门辟有古树名木主题公园，杜英、枫香、香樟、樟木、黄檀、银杏等随处可见。在各种树木散发出的沁人心脾的清香里，我循着安江农校发展的历史线索，参观了袁隆平生活、工作了多年的旧居、老校舍、科研楼、实验室等。这儿的一切，都无声而有力地诉说着这位科学家乐观豁达的人生和对科学事业的一片赤诚。

农校内有一片长势喜人的水稻田，绿意盎然，稻叶在微风中摇曳，泛起层层绿浪。1961年7月，就是在这片水稻田里，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从而开启了他杂交水稻的科研人生。

在杂交水稻发源地博物馆展厅内，我看到了袁隆平这振聋发聩的一问：“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有着丰富的水稻种质资源，有着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温光条件。外国人没有搞成功的，难道中国人就不能把它搞成功吗？”他之所以会发出这一问，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当时，学界普遍认为，水稻为自花授粉作物，研究杂交水稻没有前途。但袁隆平偏不信这个“邪”。

当时，袁隆平正在试验田里选种，蓦地发现了一株形态特优、穗大籽饱的稻株。他认为发现了好品种，如获至宝，心想如此亩产千斤就可能实现。然而，他满怀希望将“鹤立鸡群”稻株的种子种下后，长出的水稻却是一群早熟和株高不齐、籽粒干瘪的残次品。

这种现象引发了袁隆平的深思，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反复试验研究，断定“鹤立鸡群”稻株是一株天然杂交稻，从而确信水稻具有杂种优势，通过

人工培育可以实现增产。1964年至1965年，他用两年的时间，在试验田里筛查了14万个稻穗后，终于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他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在论文中，他正式提出，通过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简称为“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与思路，阐述了杂交优势大幅增产的前景。他在信息不畅、条件简陋的偏僻山区，凭一己之力，将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带到了与起步早很多的国际杂交水稻研究同一起跑线上。

1967年夏，在国家科委的高度重视下，杂交水稻研究列入湖南省重点科研计划，安江农校成立了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中国第一个杂交水稻研究小组，探索人类水稻增产的崭新途径，求证“三系法”的可行性。南繁，是杂交水稻研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是指将水稻、玉米等夏季作物的育种材料，在当地秋季收获后，冬季再拿到南方亚热带、热带地区繁殖和选育的方法。这样一年可多繁育一至两代，一年干两年甚至是三年的活，加速育种进程，缩短育种年限。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南繁，真正意义上是从1968年秋冬开始的，他在《自传》中讲述道：“1968年10月，我带上两个助手，到海南陵水开展研究实验。也就是从这年起，每年10月当寒流席卷洞庭湖畔时，我就带上两个助手开始在湖南、云南、海南、广东和广西之间南北辗转。因为这些属于热带地区，为水稻育种及加速育种进程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我们是与时间赛跑，一年当两三年用，像候鸟一样追逐着太阳走。”

1970年的南繁之行非同寻常，他们遇上了地震。地震发生时，他们所在的云南省元江县离震中不远，震感强烈。据李必湖后来回忆，那天夜里袁隆平睡得很晚，刚睡下不久就被半夜突然刮起的大风惊醒，他看到天花板上的石灰直往下掉，房子不停地左右晃动，估计是地震，赶紧叫醒助手们往外冲。刚逃到外面，想起浸的种子还在房子里，他们又转身跑回房子里把种子抢出来。后来，

他们在县农技站的篮球场上，靠着两棵树立用塑料薄膜搭起一个棚子，在地上铺上稻草、席子，室外打地铺住了五个多月，一直坚持试验。

1973年，在经过9年的艰苦努力后，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被袁隆平育成，“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成为现实。1976年起，杂交水稻得以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

三

杂交水稻研制成功后，袁隆平声誉日隆，各种赞誉和奖励接踵而来，职务、头衔也越来越多。他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和社会上许多学术团体的职务。

在名誉和鲜花面前，袁隆平没有迷失自我，他正确对待名利，把成功看作是党和政府领导支持、集体努力的结果。他和他的家庭始终保持着农民般的朴素、低调，不事奢华。而对待各种非议，他泰然处之，宠辱不惊，继续一步一步脚印地向前迈进。他说：“家再大，只能睡一张床，资产再多，每天只能吃三顿饭，对钱这个东西我看得很淡，够用就行。”

袁隆平还很注重家教家风建设。他在家庭生活中坚持原则，不谋私利。他和妻子相敬如宾，对子女教育有方，一家人和睦相处，风清气正。

观看着袁隆平家家风展后，我又了解到他“辞官”“过时的西装”等故事。

平时过多的会议和应酬分散了袁隆平大量精力，为潜心钻研科研事业，他先后打报告并经批准辞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其他社会团体、学术职务也尽可能卸任。他也不喜欢别人叫他什么官名，直呼其名他最习惯。

袁隆平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经常要下田跟泥巴打交道，他习惯了和农民一样穿着打扮。2001年2月，在北京领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不合体的旧西服，坐下来时，露出了里边的红色运动裤，下面的观众和本单位的同志都觉得很不合时宜。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花800元买了一套合体的新西服，专门用于出国和领奖时穿。

袁隆平是科学巨匠，但他并不古

板，相反性格开朗，兴趣广泛，下棋、跳舞、游泳、排球、打扑克，样样都能上手。他大学毕业第一个月的工资是40元，他在长沙花27元买了一把小提琴，从此在琴声中排解疲劳与焦虑。1964年他结婚时，来宾们要他表演节目，他高兴地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梦幻曲》。“老爷子非常幽默，常常说他自己只有40‘公岁’，是80后、90后，所以能和孙辈玩在一起，乐在一起。老爷子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故事，都是很幽默的。他还喜欢学方言，特别喜欢学隆回、新化方言，那一带话比较特殊难懂，有时老爷子会模仿新化话与我们交流，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袁隆平的儿媳段美娟回忆说。

当天晚上，采风团夜宿安江镇，晚餐后我出来散步。住宿的地方离安江农校纪念馆并不远，旁边就是沅江。江面宽阔，江水在缓慢而平静地流淌。四围青山连绵起伏，夕阳在江面上铺陈出一条条淡金色的光带。在江边的柳树丛里，有无数红蜻蜓在飞舞。

江边建起了人行步道，众多的居民在悠闲地散步，一个个谈笑风生。“我有着一个梦，埋在泥土中，深信它不同。我看见，两个老头，在江边架起一张小桌，用茶壶烧好开水，边泡茶边聊天。我还看见，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母亲的陪伴下，手里端着一碗白米饭，边走边用小勺舀了饭往嘴里送，脸上流淌着迷人的笑纹。”

“民以食为天。”人民能过上这丰衣足食的生活，袁隆平功不可没。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了杰出贡献。

斯人已逝，风骨长存。夜幕低垂，江边亮起万家灯火。看着江面上映照着的满天星光，听着镇上广播中播放的袁隆平的感人事迹，我在心里深深地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致敬……

## 面朝边境线

李兴

师的妻子从临沧市调来了金平县教书，有了孩子后，父母也从500公里之外的宣威市来给他们带孩子。父母、夫妻、孩子，三代人都成了戍边人。工作繁忙，张宣很少回此只有33公里的金平县城，反倒是妻子时常带着两个孩子到口岸看望张宣。轻描淡写地讲述生活，张宣透着军人骨子里的坚定，给人安宁笃定之感。

仪表堂堂，身高192厘米，口岸执勤组组长林国焕目光如炬。1994年出生于广东汕头的林国焕家庭条件优渥，但他的梦想却是成为一名军人，2017年大学毕业后，他通过直招成了一名边防警官。2023年林国焕结婚，妻子也是广东汕头人。婚前，妻子就在蒙自创办了企业，誓言丈夫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涓滴成江海，小爱成大爱。从66号界碑返回国门后，这个道理更深铭在我心里。

三

十里村分站，是个有故事的地方。最值得一提的是那块刻着“永镇边疆”的残碑。此碑是2022年建设足球场时挖掘发现的。碑体残破，岁月吞噬了部分碑文，经过精心拼接，复原了碑体原貌，“永镇边疆”4个大字清晰地出现在硕大的碑面上。落款表明，此碑为滇军60军第三旅3营10连连长罗明星于1942年所题并立。石碑经过重新修缮描红后，用厚厚的钢化玻璃加固，立于办公楼旁的显

要位置，面朝边境线。到十里村分站，如果不见曹辉，就会留下遗憾。

训练中韧带断裂，受过重伤，曹辉是伤残军人。尽管如此，曹辉在训练和工作中都是冲锋在前，各项工作都带头亲力亲为。曹辉是厉行节约的标兵，分站的建设都是自己动手，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初心”阶梯建好后，需要在石头上刻上“初心”二字，分站从县城请来了师傅，两个字就要支付1700元。曹辉认为这钱花得不值，便从网上买了刻字工具，钻研起了刻字技术。手上磨出了血泡，眼睛酸痛难耐，但曹辉最后硬是学会了这项技能。往后，分站建成的“传承”步道、“奋进”路、足球场以及一些标识标牌上的刻字，都出自曹辉之手。连刻字师傅都说，曹辉的刻字水平已经是专业水准了。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任何抉择都需要勇气。在妻子辞职这件事情上，曹辉的坚守就让人刮目相看。妻子孙瑞谦是曹辉的军校学姐，相恋成婚后，他和妻子如愿分配在金水河边检站，小两口工作很忙，无法顾及孩子，只能由曹辉远在山西的父母来带孩子。父母终归是年迈体衰，待了3年就是不得不回到老家。让曹辉怅然不已的是，父亲回老家不到一个月就病逝了。岳父母经过了带孩子的担子，也因年事已高，不久就回了贵阳老家。2022年11月，在孩子读一年级时，通过深思熟虑后，妻子辞职带孩子回到了贵阳。现在，妻子一边工作，一边带着孩子。曹辉

说，妻子作出牺牲，我守卫边防，妻子守护小家，也挺好的！

四

此行的驾驶员叫杨海义，没有穿军服，没有开警车，我无法判断他的身份。加之他沉默寡言，不会主动开启话题。最后半天的一个闲暇时段，在与他的闲聊中发现，这个老同志也是个坚定的边检人。

如果还在现役，1990年入伍的杨海义已经属于“兵王”级别了。车辆维修是杨海义的专业，过硬的维修技术使他成为红河边防支队的技术能手，1998年被调往云南边防总队运输大队，一干又是20年。后来，武警边防部队整体转制到了国家移民管理局，杨海义顺利通过转改考试成了移民管理警察，继续为国戍边。

转制后，杨海义被安排到了金水河边检站，他除了继续干车辆保障这个老本行，还得挑起警务保障、食堂管理、营区环境等多个担子。我问他是否吃得消。他笑着说，现在大家都很辛苦，作为老同志，更应该带头多干点。杨海义一直面带微笑。临别时，我庄重地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在回望中深情凝视边防线上的葱茏生机，感慨很快从我心底滋长。牺牲、奉献、使命，缀连起了移民管理警察的平凡工作。正是他们的爱岗敬业和艰辛付出，才托举了边防的和谐和坚固。